

东尼·席勒曼作品

亡灵舞厅

DANCE HALL OF THE DEAD

(美) 东尼·席勒曼 著 刘羽 译



.45

亡灵舞厅

Dance Hall of the Dead

(美) 东尼·席勒曼 著

刘羽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灵舞厅 / (美) 席勒曼 (Hillerman, T.) 著; 刘羽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225-954-6

I. ① 亡… II. ① 席… ② 刘… III. ① 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1716号

DANCE HALL OF DEAD

By Tony Hillerman

Copyright © 1973 by Anthony G. Hiller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6-213



亡灵舞厅

(美) 东尼·席勒曼 著; 刘羽 译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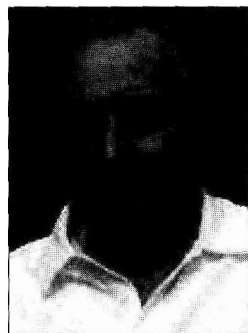
字 数: 144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54-6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东尼·席勒曼 Tony Hillerman (1925-2008)

东尼·席勒曼，包揽爱伦·坡、阿加莎和安东尼三项推理作家终身成就奖，被誉为“印第安世界的推理大师”。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东尼·席勒曼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圣心市，幼年在当地的印第安子女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自小便嗜好读书。席勒曼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赢得铜星勋章、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大战期间，他写给母亲的家书引起了某位记者的注意，意外地促成他走上了写作之路。退役后席勒曼进入报社，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侦探小说创作，并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对印第安文化的研究。

席勒曼独创的印第安警探系列包括十八部以吉姆·契和乔·利普霍恩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他的作品均跌宕起伏、摄人心魄。布局紧凑，让人拿起便不愿放下，这使其成为全美最炙手可热的畅销小说作家。席勒曼的文学造诣同样令人折服，他的描写细致入微、生动鲜活，能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合上书本，回味无穷。故事中的主人公契和利普霍恩均为纳瓦霍族警探，他们凭借敏锐的直觉、缜密的推理和超强的行动力，解决了一桩又一桩离奇血腥的案件。与其他推理小说不同的是，席勒曼的作品中融入了丰富的印第安文化，几乎还原了当地的风情地貌、穿插着各式古老传说，给故事增添了几分神秘的异

席勒曼 作品年表

2006	The Shape Shifter
2004	Skeleton Man
2003	The Sinister Pig
2002	The Wailing Wind
1999	Hunting Badger
1998	The First Eagle
1996	The Fallen Man
1993	Sacred Clowns
1990	Coyote Waits
1989	Talking God
1988	A Thief of Time
1986	Skinwalkers
1984	The Ghostway
1982	The Dark Wind
1980	People of Darkness
1978	Listening Woman
1973	Dance Hall of the Dead
1970	The Blessing Way

作者前言

本书是以真实环境为背景。祖尼村和祖尼族保留地，以及与之相邻的纳瓦霍阿珂玛族保留地的风貌，我都尽量进行了准确的描述。书中的人物纯属虚构，读者可以通过本书，从一个更接近于对人类文化感兴趣的纳瓦霍人的视角，审视和了解沙拉克宗教。除此之外，本书无意赋予其他诠释。

1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五点十八分

众神会的成员小火神，已将跑鞋的鞋带系好了。他按照师傅所教的方法，将鞋带系得很紧。因此深深嵌入牧羊小道松软泥土里的鞋钉，似乎也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奔跑的身形十分矫健，像是一部工作的机器，只有脑袋因想着其他的事而游离于这部机器之外。就在前方，这条小路向岩滩的延伸处，他会照例停下来核对时间并给自己四分钟的短暂休息。现在的他很得意地确定自己将会胜任。他的肺活量增大了，腿部的肌肉也愈发结实了。再过两天，当他带领长角神和众神会从祖先的村子走到祖尼人聚集地时，他不会因为劳累而忘记祈祷词，也不会在舞蹈仪式中踩错步伐。沙拉克庆典到来后，他将彻夜不眠，尽情舞蹈。这样萨拉莫比亚神灵就不会惩罚他了。他还记得九岁那年，胡突突在穿越祖尼河滩时在堤道上绊倒了，惩罚神灵萨拉莫比亚便用丝兰枝条抽打他。在场的人都笑了，甚至连很少在沙

拉克庆典上发笑的纳瓦霍^①人也跟着乐了。不过这次他决不会被他们嘲笑了。

小火神躺倒在他平时歇脚的岩石台面上，很快地扫了一眼手表。这一圈用了十一分十四秒，比昨天缩短了十一秒。这让他很满意，但很快这种感觉就消散了。小火神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小男孩，他坐在岩石上，隔着棉制的运动长裤揉着自己的双腿，湿漉漉的黑发遮住了前额。记忆从哈哈大笑的纳瓦霍人转到了乔治·鲍莱格斯。他谨慎地梳理着思绪，尽量避免发怒。愤怒的情绪是当下的一大禁忌。小丑克耶目西两天前来到村里，在四个集市广场分别宣布沙拉克神灵八天后会从“亡灵舞厅”来探望大家，并带来祝福。这个时候是决不允许有愤怒情绪的。乔治·鲍莱格斯是他的朋友，但却是个疯狂的家伙。如果不是时下的这个禁忌，他完全有理由生这个朋友的气。乔治的问题太多，可正因为是朋友，他的回答也远比应该说的更多。无论乔治多么渴望成为祖尼人，多么想加入小火神的獾族部落，他还是改变不了自己是纳瓦霍人的事实。乔治没有受过祖尼人的宗教洗礼，没有戴过黑暗的神灵面具，更从未正视过柯切纳^②神的眼睛。因此有许多事情乔治是不可以知道的。可是，小火神这时郁闷地想到，其中有些事情他可能已经泄露给乔治了。好在英格斯神父不这么认为，但神父毕竟是个白人。

身后，在耸立的红色砂岩上空，一团团羽毛般轻柔的薄云尽情舒展，向西南方延伸至墨西哥。西边的沙漠被日落的晚霞染成了彩色，北边众多的祖尼孤丘和悬崖峭壁也被夕照的光芒染成了一朵朵娇嫩的玫瑰。在他脚下远处台地的阴影处，考古学家的发掘地营区里亮

①纳瓦霍 (Navajo)，美国最大的土著部落之一。

②柯切纳 (Cocina)，霍皮印第安人崇拜的祖灵。

起了一盏灯。是泰德·艾萨克斯在做饭吧，小火神猜测着。而这又让他想到另一件不能多想，否则会勾起对乔治愤怒的事情。那也是乔治的主意，想从博士那个装着各种碎片，珠子以及箭镞的箱子里寻找一些先人留下的东西。他说想用那些东西做成狩猎的神物，没准能给他们俩一人做一个。结果博士气坏了，现在泰德·艾萨克斯再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去观看他们的工作。乔治这个疯子！

微风渐渐吹干了小火神的汗，他揉了揉自己的腿，感觉大腿的肌肉一阵发紧。再过十七秒他将继续奔跑，沿下坡路跑完最后一英里，乔治会推着自行车在终点等他。之后他就回家做家庭作业。

他开始跑了，先是慢跑，随着肌肉慢慢伸展而逐渐加速。汗水再次浸湿了他的后背，就连汗衫上印着的“祖尼地区联合学校”的字样也显得黯淡了许多。他跑着，头顶上是好似愤怒般通红的天空。周围越来越阴暗，他脑海里还在想着那个疯狂的乔治，那个和他交情最深，关系最近的朋友。他想起乔治曾为一个嬉皮士社区的吸毒者采集仙人掌的芽苞，甚至还尝了些，想寻找那种飘飘欲仙的感受^①；他还记得有一次乔治跑到住在祖尼村偏远处的一位老人那里，想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巫师，当时把那位老人气坏了。这个乔治总想放弃纳瓦霍人的身份，而成为祖尼人。乔治就是这样疯狂，但毕竟还是他的朋友，瞧，自行车就停在那边，乔治也一定在那里等着他。

然而，在依稀泛红的暮色下从卵石堆后走出的人并不是乔治。是地下会堂里的萨拉莫比亚神灵，脸上戴着暗色的面具，可是又不像。小火神盯着这个人仔细打量着，他穿着黑衬衫，体形健壮，脖子用火鸡颈部短粗的羽毛装点环绕着，有黑洞洞的眼睛和一个凶猛锋利的

^①美洲印第安保留区有一种特别的仙人掌，名为佩奥特掌，其花球和芽苞含生物碱，食用后有致幻作用。

喙，还有一个华丽的大羽冠。黑色是萨拉莫比亚的颜色，但这个面具却不是它的。小火神认得它的面具，因为他母亲的叔叔曾经做过萨拉莫比亚的人形化身，当时使用的面具就放在他家的神龛里。可如果这不是那个面具呢？

小火神看到萨拉莫比亚举起了手里的魔杖，而这个魔杖也不是用丝兰枝条编的。魔杖在暮色的霞光中闪闪发亮，小火神突然想起来，和所有住在祖尼面具里的祖先神灵一样，萨拉莫比亚只会被两种人看到：巫师和将要死亡的人。

2

十二月一日，星期一，下午十二点二十分

警官乔·利普霍恩，正观察着一只苍蝇，虽然他本该认真聆听那个坐在写着“祖尼地区警察局长”桌子后转椅上的人所说的话，此人叫艾德·帕斯昆狄，说起话来语调平稳，虽然很快却发音标准。此时他正在谈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利普霍恩很清楚为什么局长要讨论这个问题。帕斯昆狄是想让他、麦金莱县的副警长西普里亚诺·纳兰霍，以及州警官海尔·史密斯都明白，在祖尼人保留地发生的案件应交给祖尼区当地警察进行调查。利普霍恩对此毫无意见，越早让他离开这里越好。刚才那只落在记事本上使他有些分神的苍蝇，此刻正如所有到了冬季都难逃一死的昆虫一样，缓慢而吃力地沿着纸张的边缘爬向他的手指。一只祖尼苍蝇会屈尊爬上纳瓦霍人的皮肤吗？利普霍恩马上就对自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感到后悔，自从他在阿珂玛牧师会礼堂收到派他来此的通知，整个上午他都在尽力摆脱那种自己也无法

解释的抵触情绪，而现在这个想法的出现表明他又倒退回那种状态了。

跟往常从希普诺克那里收到的无线电信息没有什么分别，内容又是少得可怜：立即开车前往祖尼地区，帮助寻找一名十四岁纳瓦霍族少年，乔治·鲍莱格斯。详细情况可从祖尼区当地警察那里了解，要积极与当地警察合作。

阿珂玛区通信中心的无线电通信员把这条信息交给他时，咧着嘴笑着说：“你先别问，是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而且不要问我，我对此一无所知。”

“好吧，真见鬼！”利普霍恩回应道。他能想象将会是怎么回事：驾车行驶三十英里前往祖尼地区，在那儿，你会了解到原来是那个孩子偷了东西或干了什么坏事，之后就失踪了。但是当地警察根本不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于是你得再开车返回（又是一个三十英里！）阿珂玛保留地去寻找这个孩子。再之后……想到这里，利普霍恩向无线电通信员询问道，“你知道有关乔治·鲍莱格斯的任何情况吗？”

通信员知道利普霍恩想了解的情况是什么，他说那个孩子的父亲好像叫肖提·鲍莱格斯。他在狼峡谷那边结了婚，可后来那个女人出了一些问题，肖提就从大保留地搬了回来。肖提是高屋氏人，他从狼峡谷回来后，曾向这里的牧业委员会申请过一块土地。可之后他又搬走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不过也可能并不是这个人。

“好吧，先这样，”利普霍恩说道，“如果有人找我，告诉他我在祖尼区警察局。”

“别垂头丧气的，据我所知，祖尼人最近没有人参加弓手会了。”通信员又咧嘴笑着说道。

利普霍恩也乐了。因为纳瓦霍人都相信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一

段时间，祖尼区的弓手会要求新成员带着纳瓦霍人的头皮来入会。他虽然笑了但心里依旧觉得别扭。利普霍恩开车行驶在新墨西哥五十三号高速公路上时，情绪还是未能调整好，因此速度有些过快，他自己都找不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说法来解释这种莫名的烦躁。他目前正在阿珂玛地区处理的案子简直是一团乱麻，按理说能换个环境透透气也是件好事。虽然那个案子听起来其实并不复杂：一个老歌手控告他的女邻居，说他给了她八百美元，让她去盖洛普镇为一辆轻型小货车交定金，而那个女人却把他的钱花了。部分案情已经调查清楚了，女人当日从盖洛普镇的一家店铺赎出一件八百美元的抵押品，却从未帮老歌手交定金。一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不然。那女人声称歌手欠着她的钱，还大骂这位歌手是个巫师，是匹纳瓦霍狼。而这之后的问题就集中在钱交手的地点到底是在地区边界线的哪一边。如果照女人所说，当时她所站的位置是在纳瓦霍保留地，那就应属部落联邦管辖区。但如果按老歌手的说法，他们是在非保留地区域交的钱，那么此案就很有可能得依照新墨西哥州有关挪用他人财物的法律进行审理了。利普霍恩想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来，自然会很乐意有个什么事能让他暂时躲开这件案子。可是他却发现自己似乎更厌恶眼前的这份新工作——在祖尼人的吩咐下寻找一个纳瓦霍小子。

帕斯昆狄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那只苍蝇试探性地朝利普霍恩的指关节走近了一步，然后又停了下来。利普霍恩突然明白了自己坏情绪的由来，那是因为他觉得祖尼人自视比纳瓦霍人高出一等。他这么想是因为很久之前，他在亚利桑那州上大学一年级的時候，一个祖尼族室友曾使他产生了一种幼稚的自卑情结。即使如此，利普霍恩还是认为自己现在的情绪不符合逻辑，他不喜欢别人做事违背逻辑，更无法忍受自己犯这种错误。那只苍蝇绕着他的手指挪动着，

一会儿就没了影儿，爬到了记事本的背面。帕斯昆狄局长的话也讲完了。

“我不认为我们会出现什么管辖问题，”利普霍恩不耐烦地说，“所以干吗不吩咐我们开始处理手头的工作？”这番话显得不是很有礼貌，本应让局长按照自己的节奏来部署工作。利普霍恩明白这一点，从局长的表情不难看出，这个祖尼人也看透了这位纳瓦霍警官的心思。

“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帕斯昆狄局长开口说道，同时分发给每个人一份复印的案件材料，“两个男孩失踪，其中一名很有可能已被人用利器杀害。”

两个男孩？利普霍恩很快地浏览了一遍材料，突然来了兴趣，又从头细细地读了一遍。两名男孩失踪，除了乔治·鲍莱格斯，还有一个叫俄奈斯托·卡塔。两个男孩连同一辆自行车全都不见了踪影，另外，在自行车曾经停放的地上有一大片血迹。

“据说他们是同学，”利普霍恩说，“但乔治十四岁而卡塔只有十二岁。他们怎么会在同一个年级呢？”说完他马上就后悔了。局长肯定会提醒他，乔治是纳瓦霍人——这就能解释两人学业水平的差距了。

“他们都上七年级，”局长解释道，“卡塔再过两三天就十三岁了，他们是两三年前认识的。大家都说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没有留下任何凶器的痕迹吗？”纳兰霍副警长也开始发问了。

“没有，”局长说，“只有血迹。凶器可能是任何能够导致人大量出血的东西。我们还从未见过那么多的血。不过我们不认为是枪击造成的，因为附近没人听到任何类似开枪的声音，事发地紧邻村子，如果有枪响人们应该能听到。”说到这儿，帕斯昆狄局长停顿了片刻，才接着说，“我认为是一种能砍劈的利器所致。不仅地面上有大片血

迹，周围矮松木的松枝上也溅满了血。所以被害人很可能是在站立状态下被割断了一条主动脉。但无论发生了什么，那个凶手一定带走了凶器。”

“无论凶手是谁？”利普霍恩说，“你们该不会把乔治也算在内了吧。”

帕斯昆狄局长看着他，想了想说道：“我们还没下任何结论，所有我们知道的都在材料里。小男孩卡塔昨晚没有回家。天快亮时他们出去找他，结果在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发现了一大片血迹。乔治之前借了他的自行车并且说好把车带回到他们约好的这个地方。事情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乔治今早在学校出现了，但是当我们查清有关借车和其他事情后，派人到学校找他了解情况时，他却不见了。他在上社会课时跟老师说自己生病了，就走了。”

“如果是乔治杀了人，”纳兰霍副警长分析道，“他早该在杀人后就跑了才对。”

“对。还有一点，我们到现在还不确定到底是否发生了凶杀。”局长接着说道，“那也可能是动物的血，毕竟现在人们正为沙拉克宗教盛典的大餐而作着准备，所以大量宰杀动物也不奇怪。”

“除非这个鲍莱格斯足够聪明，能算计到只要他不逃跑就没人会怀疑他，”纳兰霍副警长又开始分析了，“因此他去了学校，但之后由于紧张和害怕还是跑了。”

“报告中没有打出这一条，但学校里的孩子们反映说乔治一到学校就开始找卡塔，到处打听卡塔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局长向大家解释道。

“这也有可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利普霍恩也插话了。他很高兴地发现自己又能像一个警察那样理性地思考问题了。

“这也有可能，”局长说，“可别忘了他今年只有十四岁。”

利普霍恩拍了拍那份材料又问道：“这上面说卡塔是出去跑步的。这是怎么回事儿？田径队训练还是别的什么？”

接下来大约三秒钟的沉默足以告诉利普霍恩答案决不是什么田径队。应该与祖尼的宗教有关。帕斯昆狄局长这会儿正在考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究竟让他们知道多少才妥当。

“这个男孩卡塔已被选中在今年的宗教盛典中扮演一个角色。”局长开始回答了，“仪式中有的部分要持续好几个小时，舞蹈也很难，因此表演者的身体必须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这个孩子每天傍晚去跑步就是为了保持一个好体能。”

利普霍恩想起很久前他参加过的一个沙拉克盛典，那还是他与那个祖尼同学做室友时的事。“卡塔将扮演火神吗？”他问道，“那个全身被涂黑，带着斑点面具，手持火棍的？”

“对。”帕斯昆狄回答道，“卡塔就是小火神舒拉维兹。”局长看起来有些不太自在，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觉得这和案件没有什么联系。”

利普霍恩想了想，也许是关系不大吧。他真希望自己对祖尼族的宗教能多了解些。不过反正这也不是当下要解决的问题，他的任务是找到乔治·鲍莱格斯。

帕斯昆狄局长在一个文件袋中摸索着，“目前我们手上就只有这两张从学校年鉴里拿到的照片。”他递给每人一张复印好的照片。两个孩子的脸已用红笔圈了出来。“如果这几天还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将让照相师为大家提供放大的照片，”他接着说道，“还会把照片复印件传送到警长办公室和州警署，还有亚利桑那州警察局。只要发现任何线索，我们都会立即传给大家，以免耽误工作时间。”说到这儿，

局长站起身，“我想请利普霍恩警官负责查清乔治·鲍莱格斯的下落。而我们将尽力寻找俄奈斯托·卡塔和他的自行车，追查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在利普霍恩看来，帕斯昆狄局长在把管辖权的问题妥善处理好后，就无意给他任何有关寻找乔治的建议。局长一定认为面前的这三位——纳兰霍副警长，州警察海尔·史密斯还有自己——都是很熟悉业务的老警察了，自然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得知乔治·鲍莱格斯住在哪儿。有没有人去过他家，查查他有没有回去？”

“从这儿到他家大约有四英里的路程，乔治的父亲肖提·鲍莱格斯在那儿有一间霍根屋^①。我得给你画一张地图。”帕斯昆狄紧接着又说道，“我们去了那儿，可什么情况也没了解到。”

利普霍恩的表情暗示，他没听明白怎么会什么都没了解到。

局长看起来有些尴尬，他说：“肖提当时在家。但他喝醉了，根本无法和人交谈。”

“明白了。”利普霍恩又问道，“在你们发现血迹的地方，周围还有别的什么痕迹吗？”

“有很多自行车压过的痕迹。要知道，卡塔到那里练习跑步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另外还有一处痕迹很特别，有人穿着莫卡辛鞋^②，或是类似的无跟软底鞋在那儿站过。从留下的脚印看，那个人在那儿等了有一阵。我们也发现了他在矮松树下歇脚的地方，旁边的草都被压倒了。剩下的就是卡塔跑鞋的痕迹了。那个地方大都覆盖着岩石，很难找出其他线索。”

①纳瓦霍人用泥和木头盖的小屋。

②莫卡辛鞋（Moccasin shoes），北美印第安人穿的一种用鹿皮制成的软皮无后跟拖鞋。